

一张十七世纪意大利人绘制的地图

再现明末海南岛图景

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

海南岛舆图

卫匡国其人

卫匡国 (Martini Marti-no, 1614–1661), 意大利人, 1643 年来华传教, 1661 年在杭州去世, 葬于大方井天主教司铎公墓。

1648–1650 年间, 卫匡国在浙江绘制了明末的中国地图, 并用拉丁文写成《中国新舆图》(Novus atlas Sinen-sis) 一书。

1650 年卫匡国从杭州动身前往罗马, 向教皇陈述教区情况并报告教会内部关于中国信徒尊孔祭祖的“礼仪之争”问题。历经千难万险, 1654 年途中经停荷兰阿姆斯特丹时, 卫匡国把书和地图卖给了出版商 Joan Blaeu (1598–1673), 后者于 1655 年出版了《中国新舆图》以及 17 幅彩色地图, 包括中国全国地图 1 幅, 15 省(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川、陕西、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分省地图, 另有 1 幅日本朝鲜地图。其中的广东省地图中, 包含了海南岛全图。



卫匡国画像。



卫匡国《中国新舆图》内封面。



《中国新舆图》中的海南岛地图。

地图上的明时海南

这幅海南岛地图不仅标注了明代海南的政区、山川, 把中部黎区画出来, 还把海南岛周边的小岛、沙洲、浅滩都标示出来, 例如文昌东部的七洲列岛。全图总共有 31 个地名。其中——

政区名 13 个: Kiuncheu (琼州府)、Van (万州)、Yai (崖州)、Chen (儋州)、Chin’yü (澄迈)、Lincao (临高)、Tinggan (定安)、Ven-chang (文昌)、Hoeitung (会同)、Lohoei (乐会)、Linxui (陵水)、Changhoa (昌化)、Gan-gan (感恩)。共 1 府 3 州 9 县。

山岭名 7 个: Taocung M. (陶公山), Ciexing M. (七星岭), Tocheu M. (独洲山), Siefung M. (息风山), L’yü M. (黎母山), Teng M. (藤山), Pisie M. (毗耶山)。另有一个未标注是山岭的: Ciunling (峻灵山)。

河流名 4 个: Nantu flu. (南渡江), Lung flu. (龙河), Nansiang flu. (南湘江), Ta flu. (大江)。

溪流名 2 个: Kiensien A. (金仙水), Lingnan A. (陵桡水)。

中部黎区山岭总名: Kiun Montes (群山)。

其它地名 3 个: Nieu-tu (牛都), Tinhosa (天河沙), Lungchuen (临川)。

这 31 个地名, 除了 Kiun Montes (群山) 的说法未见于中国文献, 其余都可以从明清时期的正德《琼台志》、《广舆记》、《广舆图》、《大明舆地图》、《皇清地理图》及其他书籍中找到。我们来看《中国新舆图》中的山川名, 以及它们现在的位置。

Taocung M. (陶公山) 。《琼台志》卷五“琼山”之“山类”: “陶公山, 在县东南五十里麻长都陶村境, 村人多姓陶。”《广舆记》有“陶公山”。陶公山在今海口市云龙镇, 这里有明代进士、海南著名学者唐胄 (1471–1539) 之墓, 他编纂了正德《琼台志》。

Ciexing M. (七星岭) 。《琼台志》卷五“文昌县”之“山类”: “七星岭, 在县北一百五十里迈桡都。”在今文昌市铺前镇东北。《广舆记》作“七星山”。七星岭在今文昌市铺前镇东北海边, 主峰上有明代海南进士、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提议所建的八角斗柄塔, 清代重建, 是重要的航海标志。

Tocheu M. (独洲山) 。《琼台志》卷六“万

州”之“山类”: “独洲山, 一名独珠, 在州东南海洋中, 风帆半日可到。峰势插天, 周围五十里。有田数亩, 鸟兽蕃息, 舟多湾泊。”《广舆记》有“独洲山”。康熙《万州志》称为之独洲岭: “岭在海中, 周围六十余里。南番诸国进贡, 视此山为准。”即今万宁东南之大洲岛。“独洲抱月”为古代万州八景之一。

Siefung M. (息风山) 。《琼台志》卷六“感恩”之“山类”: “息风山, 在县东南十五里陀烈村之东。中有巨穴, 深百尺许, 黑暗莫测。飓风伤禾, 黎人祷之, 多止。”《广舆记》无之。康熙《琼州府志》等作“在城东二十五里”。民国《感恩县志》卷二“山”条: “息风山, 脉接黎虞山, 在城东南六十里。《府志》作二十五里, 误。”可见不同时代对息风山位置描述不同, 但都指山中有巨穴。若按旧感恩县城感城镇东六十里算, 息风山应该是今东方市江边乡境内的猕猴岭, 山中巨穴应该是猕猴洞。但是, 民国《感恩县志》的地图中, 息风山却在感恩县南边, 其与黎虞山、尖峰岭的关系也很清楚。

Teng M. (藤山) 。《琼台志》卷六“儋州”之“山类”: “松林岭, 一名儋耳山, 在州北二十里零春都。”《读史方輿记要》卷一百五“广东六”: “松林山, 州北二十里。《隋志》谓之藤山, 一名松林岭。山顶下垂, 中有石岩, 县之主山也。”民国《儋县志》卷一: “松林山, 一名藤山, 一名儋耳山, 以山固儋之主山也。”《广舆记》有藤山。在 1754《大清分省舆图》及 1785《大清广舆图》中, 藤山都被画到儋州南部, 不确。藤山即今木棠镇松林山/岭。为旧儋州八景之一, 古称“松林晚翠”。南宋道士白玉蟾 (琼山县人) 年轻时曾在此山修炼。

Pisie M. (毗耶山) 。《琼台志》卷六“临高县”之“山类”: “毗耶山, 在县西北十里, 一名高山。”《广舆记》有毗耶山。相传汉代有印度教婆罗门毗耶大师来此刻立毗耶梵文石碑, 故名。毗耶山即今高山岭。

Ciunling (峻灵山) 。南宋《方輿胜览》卷四十三《海外四州》“昌化军”之“山川”条: “峻灵山, 在昌化县西北, 有庙。”《琼台志》卷六“昌化”之“山类”: “峻灵山, 在县北十里。旧名落脯山, 后因宋改名峻灵山, 又曰神山。岭上有石池、石峰、石船。《一统志》所谓落脯石。”北宋苏轼《峻灵王庙碑》: “又西至昌化县西北二十

里, 有山秀峙海上, 石峰巉然, 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俚人谓其‘山胳膊’。而伪汉之世, 封山神为‘镇海广德王’。皇宋元丰五年七月, 诏封山神为峻灵王。”南宋《方輿胜览》卷四十三《海外四州》“昌化军”之“山川”条: “峻灵山, 在昌化县西北, 有庙。”《广舆记》等都有峻灵山。即今昌化大岭。

Lung flu. (龙河) 。《琼台志》卷六“崖州”之“川类”: “大河水, 一名大江, 一名水南河, 在州北三里北隅。其深莫测, 传有龙潜。”龙河之名大概来源于此, 但没有其它证据。龙河即今宁远河。也可能Lung flu.本是Ling flu.之误,Ling 即“宁(远)”的方言读法(n 读如l), 我看到 19 世纪英国的文献就将文昌“清澜”写作 Chunlan。Lung flu. 之名有待继续考查。1785 年《大清广舆图》也作“大河水”。《广舆记》没有记载。

Nansiang flu. (南湘江) 。《琼台志》卷六“感恩”之“川类”: “南湘江, 俗呼南港, 在县南三十里南丰乡。其源有二, 一自黎母山, 一自抱浅黎山, 至抱漫黎村合流, 经南港铺会潮入海。”《广舆记》有南湘江。又见《皇清地理图》。南湘江即今东方市南港河。

Ta flu. (大江) 。《琼台志》卷六“儋州”之“川类”: “大江, 在州北一里东隅。发源自黎母山, 续合诸水来绕城北, 西流十里至新英浦, 与新昌渡水合流, 会潮成港, 复经羊浦入大海。”《广舆记》有“大江”。《大清广舆图》等都有大江。大江下游部分今称北门江。

Kiensien A. (金仙水) 。《琼台志》卷六“万州”之“川类”: “金仙水, 即仙河溪, 在州北二里。源自黎山, 流至城北, 潞为潭。流出平政桥, 绕东山转北入小海。”《广舆记》无之。《皇清地理图》标为“金仙河”。“仙河”为古代万州八景之一。金仙水即今万宁市区北部仁里溪, 流经东山岭, 又称东山河, 相传有交趾道士在此结庵炼丹。

Lingnan A. (陵桡水) 。《琼台志》卷六“陵水”之“川类”: “陵桡水, 在县东北十五里, 又名陵棚。”“桡”通“桡”。陵桡水不同于陵棚水, 前者即今陵水县北港坡河, 后者即今陵水河, 《琼台志》称为“大河水”。《广舆记》作“南陵水(万州)”。《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六: “湔陵水, 在万宁县西南二里。”《读史方輿记要》卷一百五“万州”条: “湔陵山, 州西南二十里。”此南(湔)

陵水应是今万宁南部太阳河。

Nieu-tu (牛都) 在陵水北部, 《广舆记》、《广舆图》、《大明舆地图》中俱作“牛都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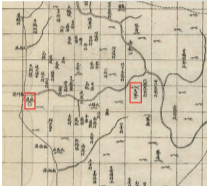
Lung chuen (临川) 在今三亚市南部, 《广舆记》、《广舆图》、《大明舆地图》中俱作“临川镇”。

Tinhosa (天河沙) 即今万宁海中大洲岛。近代海南岛西语文献中, 尤其是英国人的航海日志中, 经常出现 Tinhosa 这个地名。1879 年英国海军水道测量局的第二版《南中国海地名录》(The China Sea Directory) 中写着“Ty-chou or Tinhosa island”, 到 1906 年第五版中写作“Tai chou or Tinhosa is-land”。1887 年的《广东全省水路舆图》中, 海南岛地图上的大洲岛旁边, 写着“天河沙”三字, 毫无疑问就是 Tinhosa 的粤语读音。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的森林环境暨资源学系植物标本馆 (NTUP) 网上, 有植物标本 El-aecarpus limitaneus Hand.-Mazz., 清楚标明采集地点为万宁大洲岛 (Taai Chau (Tinhosa Island), Maan Ning District, Hainan, China), 并附有文献出处 (Lingnan science journal 13(1): 63.)。

问题是, 在卫匡国《中国新舆图》中, Tocheu M. (独洲山) 已经是大洲岛, 怎么又来一个? 推测应该是卫匡国所依据的中国地图不准确, 有的把在万宁北部海中画着独洲山, 有的在陵水南部海中画着天河沙, 卫匡国人在浙江, 质问无从, 以为是两个岛, 就在地图中都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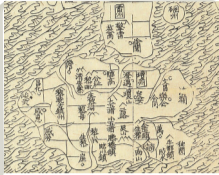
卫匡国地图信息并非完全准确, 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譬如: 地图中把“儋州”标成 Chen, 应该是把“儋州”读作“詹州”造成的; 把“澄迈”标成 Chin’yü, 一定是把“邁”字认成了“遇”字; 地图中把昌化江画出来了, 但没有标注名称; 把万州与琼州府地位平列, 儋州、崖州则高于其余 9 县; “临川”的拼音 Lungchuen 近似“龙春”; 把“独洲山”和“天河沙”当作两个岛; 把宁远河标作 Lung flu., 不知所据。

明代的万州、儋州、崖州均为海南岛的二级行政区划, 从属于琼州府。儋州领昌化县、万州领陵水县、崖州领感恩县。把万州与琼州府平列, 无论按行政区划还是按城市规模, 都说不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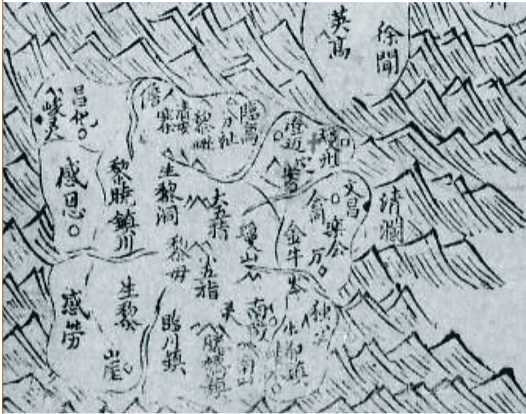


1897 年《广东舆地全图》中的息风山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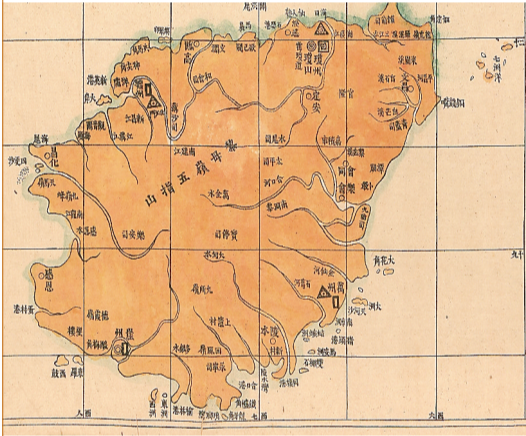
辛世彪 供图



明代《广舆图》中的海南岛。



明代《广舆记》中的海南岛。



1887 年的《广东全省水路舆图》中的海南岛。



《中国新舆图》中的广东省全图。

卫匡国来过海南岛吗？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

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 卫匡国有没有来过海南岛? 中科院植物所王印玖执笔的《中国植物采集简史》, 说卫匡国“他曾到过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海南、云南、四川、山东等地, 对各地植物均有提及”。

有关卫匡国生平的最详细资料, 来自法国籍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父 (Louis Pfister, 1833–1891) 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 é s u i t s de l’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一书, 该书记载卫匡国主要在江南的江苏、浙江传教, 他到过北京、山西、河南、山东、江西、福建、广西梧州以及广东的肇庆、韶州 (韶关), 却没有来过海南岛, 更没有去过云南、四川。

卫匡国地图中有关海南岛的文字描述, 见于原书, 概述海南岛的山川、矿产、动植物, 地图与文字资料来自明代中国文献以及 1644 年海南岛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嘉尔定神父 (Antoine Francois Cardim, 1595–1659) 提交的报告“海南岛差传史” (La Mission de l’ Isle de Hainam)。

嘉尔定写道: “这座岛全然弃置于高大的树林和密叶当中, 树上全年结果子, 地里出产大量的稻子……家养动物和野味都很多。鹿、野兔、家兔、熊、母牛、犏牛、山羊、猪、鸡也非常多,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上好地, 我知道的只有这里。这里的大海充满了各样的鱼类, 数量巨大。这里的人也下海采大大小小价值不菲的珍珠。金矿和银矿没有见到, 但那是因为勘探受阻。” (见《日本传教省报告》1645 年法文版) 嘉尔定的描述细致且充满感情, 卫匡国则粗糙刻板, 显然是综合别人材料, 不像来过海南岛。

再从卫匡国的地图本身来看, 把“儋州”读作“詹州”, 把“澄迈”的“邁”字认成“遇”字, 把昌化江画出来却没有标注名称, 把万州与琼州府平列, 把“独洲山”和“天河沙”当作两个岛, 还有对临川的拼写, 显见卫匡国对海南岛不熟悉。

另外, 很多资料中把卫匡国此书译为《中国新图志》, 来自冯承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的译名《中国新地图志》, 实际上根据费赖之神父的记述, 卫匡国的地图是基于明朝的《广舆记》制作的, 因此书名应该译为《中国新舆图》 (Novus atlas Sinensis)。不过, 相比明代《广舆记》、《广舆图》及《今古舆地图》的简陋, 卫匡国的彩色地图实在是好看得多。

根据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的钻研, 卫匡国的《中国新舆图》第一次把“中国” (China) 与秦王朝的 Ts’ in 联系起来而成为中国的统称, 直至今天已经被普遍接受。📍